

康保文史资料

第一辑

(内部资料)

政协河北省康保县委员会

一九八五年十二月

前　　言

《康保文史资料》第一辑几经周折终于问世了。

康保县是一块古老而又年轻的土地，它历经了数千年的狼烟战火，沧桑变化，而至今可资查询的史料却象婴儿档案那样空乏匮乏。它又如一条不停流动的长河，历代的民族纷争，内忧外患，归属迭变，致令许多历史上的显赫人物匆匆地从这块土地上走过，便如流星划过天际，刚发出短暂的耀目光芒即消失在茫茫的烟海里；与此相反，这里的百业兴衰、民情演化所经历的却是一个极其复杂、曲折、沉缓的过程。旧貌新颜，变化维艰，由此可知，今天的搜集、发掘工作何其困难。但恰恰因为这样，它的每一件史料对于党政机关、团体、学校和有关单位进行研究探查，用以开展爱国主义教育又是何等珍贵。尽管我们在市选稿件时，力求做到“存真求实”，但限于水平和条件，仍不免疏漏不经之处，欢迎各界人士予以指正和充实。

既出了第一辑，那么就还有第二，第三……诚望有志于此道的朋友、同志，为《康保文史资料》的继续出版倾以鼎力，不胜感激。

政协康保县委员会
一九八五年十二月

目 录

康保县历史概述	荣向安整理	(1)
五十年前我驻防康保的回忆	阮玄武	(9)
同盟军收复康保县	荣向安	(12)
宋哲元将军视察康保	阮玄武	(16)
康保县卫生事业的起源与发展	李庆春	(18)
一九四九年康保县鼠疫的发生与扑灭	向安	(22)
康保县境内的“三道边”	邢耀	(34)
漫话康保制毡业	吕成富口述	(37)
康保西瓜	王常顺 李德存	(42)
草原风雪话狩猎	王常顺	(44)

康保县历史概述

荣向安 整理

康保县位于河北省的西北部，地处内蒙古高原南缘，东、西、北与内蒙古自治区接壤，东南、南部与河北省的沽源、张北两县相邻。早在公元前二〇六年，汉朝、三国、魏、晋时为上谷代郡北境，匈奴、乌桓、鲜卑所居治地；北魏、北齐、后周时为柔玄、怀荒、御夷三镇地；北齐时为北燕州之北境；隋时为涿郡雁门之北地；唐时为武、新、妫、蔚四州外境；辽时为奉圣、归化二州北境；金时为西京路桓州威远军节度使、抚州镇守军节度使驻地；元时为上都与兴和二路及兴松云三州地；明时为开平卫及兴和守御千户所地，又为全宁卫之西北境，大宁都司朵颜卫及费州前屯兴州五屯卫之西北境，后为鞑靼诸部落驻牧地；清雍正为察哈尔东翼四旗西翼正黄半旗游牧地。

这一地区自古以来土肥草茂，地广人稀，有“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之说。到了辽金时代，为防止外族侵扰，境内筑起了界壕、城堡，并派有军队驻扎。公元一二八〇年，南宋灭亡后，元世祖忽必烈统一了中国，在康保境内又建起了城池数座，并有蒙民定居放牧，后城池俱废，蒙古牧民即游牧于

该地区。近年来，在界壕和城堡的遗址周围，曾有宋代铜钱、铜镜、铜钹、铜马、宋磁大碗和辽金陶瓷碎片出土，还发现了绿釉缸、六耳铁锅、黑釉瓷瓶等古代文物。

清朝末年，已有少数汉民和回民到康保西部和南部定居，垦荒务农。到了民国初年人口逐渐增多。

一九二二年，（民国十一年）北洋军阀政府于该县垦殖移民。同年四月，察哈尔省在该地建立了招垦设治局，大批招募外地贫民开荒种地，一些官豪绅士也来康保，挥鞭指界，跑马圈地；山西灵邱、浑源、天镇，河北怀安、蔚县、阳原等地贫民，拖儿带女，背井离乡，远来康保谋生，名曰“出口外”。此后，境内蒙民逐年南移，康保地界即由原蒙人游牧地变为汉、满、蒙、回诸族人民的杂居区域。

一九二五年，康保设县，因县城南有一大淖叫康巴诺尔，即以其谐音定名为康保县，并在县所在地修筑土城一座。第一任县长杏贵奇，将康保三千多平方公里的土地划分为四区八十乡，三百九十七个闾，一千九百八十五邻。当时县城内居民仅数十户，建县后居民逐渐增加，一些手工艺人和小商小贩也陆续来康。一九二九年我国北方地区普遍遭受旱灾，灾区贫民在家乡生活无着，便成群结伙地来口岸谋求生路，康保居民便由原来的九千余户四万余人，到一九三〇年增加到一万一千余户，五万三千多人。然而，康保

地界也并不安宁，农业连续三年受灾，收入甚微，加之军阀混战，盗匪纷起，官府摊派和地租捐税逐年加重，什么亩捐、房捐、车牌捐、牲畜捐、屠宰捐、婚书捐、油捐、米捐，无奇不有；牲畜牙税、米粟牙税、皮毛牙税、屠宰税、猪羊肠税、称牙税、斗税、烟酒税、印花税名目繁多，且征收数额无限。康保农民均来自各地，上坝时两肩担着一张嘴，来康保开荒种地，一般情况，头年开新荒不交地租，二年便是一九交租，三年二八交租，以后逐年增加，多者竟达倒四六和倒三七，生活苦不堪言。这里的农民一向以莜面、山药为食，羊皮、粗布为衣，所烧者牛马粪，所住者是一条檩十来根椽的小窝棚，生活极其简陋，如遇灾年格外艰难，土地收入除交地租外，连官府摊派也应接不暇；贫苦农民买不起布穿，男人大都一身老羊皮，冬天毛迎里，夏天毛朝外，一年四季不下身。妇女做一身粗布衣，一家几口人伙穿，十七、八的姑娘没裤子穿不能出门的事并不罕见；数九隆冬，寒风凛冽，大雪封门，身上无衣，灶内无柴，腹内无食，一家人身披麻袋片，怀抱土火盆，从早熬到黑，贫困景象可想而知，仅一九三〇年冬，因冻饿而死者不计其数。因此，土地价格十分便宜，每亩三元左右以至数角，很多人家无法生存，弃地他移者颇多，康保县城商业萧条，工业停滞，教育无法兴办，人民倍受熬煎，境内人口急剧下降。

一九三三年六月八日，日伪军崔兴五部进占康保，同年六月二十二日抗日同盟军收复康保，不足两月，同盟军撤离，宋哲元的二十九军阮玄武部驻防康保。当时国民党康保县县长是×××，以后继任的是白凤仪、苏观洲。当时康保行政区划为四区、一镇、五十一村，全县九千八百六十四户，四万三千九百一十六口人，可耕土地为一万四千零五十顷，其中纳租地一万零九百顷，约租地为三千一百五十顷。在此期间，社会治安较前稍有稳定，县城各业商号达到三十多家，全县兴办小学六处，有学生三百九十七名。但是，苛捐杂税却是有增无减，全县警察局、公安大队、公安队、保卫团三百余人的一切消费全由民间摊派，四个区的民团二千三百多人也要农民负担，虽说粮食获丰收，但那时侯交通不便，运输主要靠“旱牛车”，商品奇缺，物价飞涨，粮价猛跌，买一个小土布需五斗莜麦，买一个西瓜要三斗莜麦，买一斤月饼用一斗莜麦，人民的生活仍然十分贫困。

一九三五年十二月，日军占领康保。一九三六年春，日伪康保县公署成立，隶属伪察盟公署。县公署由日本参事官古贤丸、首席指导官佐佐木、真锅、经理官三下、指导官中村、中野、三穆亲自操纵。第一任伪县长卞学，继任的有史昆俊、盛致忠、冯静山（回民）。伪县公署下设警务科、民政科、财务科、实业科、总务科，科下设股，全县伪职人员二百余

人。伪蒙军穆兴亚“模范连”驻防康保。

日寇在康保实行法西斯统治，推行“以匪治康”的政策，官匪勾结，对康保人民进行残酷的政治压迫和疯狂的经济掠夺。在政治上，把康保划为五区、一镇、十七乡，实行保甲制，发放良民证，严密监视、残酷镇压康保人民的抗日斗争；军事上，建立了一支五十多岁的保安队，全县设置了六所警察署，有警察、乡兵二百五十多名，充当镇压、屠杀康保人民的刽子手；经济上，强制推行“主要食料搬出取缔令”、“家畜搬出取缔令”，强迫农民粮食“集存”，并在县城设立大蒙分公司，廉价搜刮粮食和畜产品，还在城西青皮山一带设立了牧场，由日军把持，专为日军繁殖良种羊。他们把粮食、畜产品源源不断地运往张垣日本大蒙公司，以供日本侵略者扩大侵略战争，屠杀中国人民；文化上，实行奴化教育，康保县城设立“两级”小学，学校不准讲中国历史、地理，大讲

“王道乐土”，宣传“大东亚共存共荣”，每日早操强制学生对日本天皇进行“东方遥拜”，强迫学生学日语，效忠日寇，妄图麻醉康保青年，削弱民族意识。同时在县城开设以赌博为业的“俱乐部”一所，妓女院三处，烟馆数处，强制农民、商号大量种植鸦片，从精神上、肉体上毒害、摧残康保人民，如有违抗者，便立即抓去，轻则烤打灌辣椒水，夹竹签子，重则坐牢、杀头。日寇为了加紧对康保人民的镇压和

掠夺，实行了五次“施政跃进运动”，积极扩充特务组织，设立公开和密秘情报网，利用大地主、大商人、地痞流氓、土匪恶棍做耳目，监视人民行动，同时利用耶苏教、一贯道、民生会、青帮、万字会等组织搞特务活动，探听八路军消息，收集共产党情报，发现与共产党、八路军有联系的人或有嫌疑的人决不放过，康保南门城头常有人头悬挂，以此杀一儆百，镇压人民的反抗。县城城门常有伪警察把守，不准人们随便出入，农民不准随便进城，商人不准自由买卖。还在全县范围内遍设税卡，征收捐税，敲榨良民。日寇在康保统治十年，把康保搞的商业萧条，生灵涂炭，商业倒闭，农民破产，民不聊生。但是，康保人民并没有被日寇的淫威吓倒，利用多种形式对日寇的镇压和掠夺进行了不屈不挠的反抗和斗争。

一九四五年八月苏联红军进兵坝上，日寇投降。我党地下工作者郭廷麟只身潜入康保县城，做伪军策反工作，收编了康保县伪警察、乡兵七百余入。八月二十二日，我察北骑兵支队一部在方诚、吴广义的率领下挺进康保城，康保县第一次获得解放，山田克勤（书记）王一鸣（县长）、晋拓东（宣传部长）、姜云勤（武委会主任）、郭廷麟（县大队副政委）组成了县委和县政府领导班子，随后即组织人员下乡，边剿匪边建立区、村政权，全县共设了九个区。县建立了县大队，区成立了区小队，各村建立了武委会和民

兵组织。在剿匪的同时，又抽调大批干部深入农村组织发动群众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减租减息、增加工资和清算反霸的斗争。

一九四六年夏，国民党反动派开始对解放区发动全面进攻，妄图夺取抗战胜利果实。国民党政治土匪宋殿元（小五点）等多次袭击我区、村政权，制造了刘二营、大盐淖等数起惨案。四六年十一月十一日，我军战略转移，奉命撤出康保县城。十一月十二日，国民党傅作义部十四纵队和骑十一旅一部及曹凯、宋殿元的土匪队伍占据了康保县城。数日后，国民党委任的康保县长许树人到职，成立了国民党康保县政府。国民党为了维持其在康保的反动统治，首先重设了一镇十七乡，强化了在日伪时期就推行过的保甲制，乡下设保，保下设甲，并给每户居民编排了户口簿、门牌、人民符号，把我解放军家属也编入保甲之内，委派专人监视，实行保甲连坐。此时，一些反动地主和官匪勾结组成“还乡团”，向农民进行残酷的反攻倒算，又制造了一起起骇人听闻的惨案。曹凯、宋殿元的土匪队伍驻扎县城，每天向农民催粮要草，敲榨勒索，欺压百姓，无恶不作。

一九四七年九月，我商都、化德、康保三县的干部和武装部队合并，组建了商化康联合县，活动于察盟张盖湾一带，开辟建设北方根据地，准备迎接革命新高潮的到来，迎接全中国的解放。

一九四八年下半年，在我人民解放军大量歼灭蒋军的情况下，国民党的进攻宣告破产，国民党的全面失败已成定局。四八年十二月下旬，国民党康保县的军政人员自动撤走，驻守在康保城内的曹、宋匪军也惊惶出逃。十二月二十八日，我军第二次解放康保。四九年一月，以高介臣为县政委、曾光为县长的县、区政权相继成立，从此，康保县回到了人民的怀抱，康保人民真正成了这块土地的主人。

建国以后，康保县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任务，进行着亘古未有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为建设康保，振兴康保做了艰苦卓绝的斗争，赢得了康保的初步繁荣昌盛。工业、农业、林业、畜牧业、商业、文化、教育、卫生、交通、邮电、建筑等项事业都有了飞速发展。全县人口已由解放初期的九万余人发展到二十七万，康保县城已是楼房矗立，油路纵横，工业兴旺，市场繁荣，面貌变新颜，康保人民基本上摆脱了贫穷落后的面貌。如今，勤劳勇敢的康保人民正在奋发图强，艰苦奋斗，朝着小康的道路迅跑，塞外新城——康保，犹如一颗闪闪发亮的明珠，屹立于辽阔的坝上高原，为新中国的四个现代化建设贡献着它的光和热。

—一九八五年十二月二日

五十年前我驻防康保的回忆

阮 玄 武

当年我驻防康保，距今已半个世纪了。我已年逾九旬，对于往事尚能记忆，为提供史料参考，特作如下的追记。

(一)

一九三三年八月十四日，驻察哈尔的抗日同盟军活动结束，冯玉祥总司令即于是日离开张家口，隐居山东泰山。我原为抗日同盟军第五军军长，在同盟军活动结束后，奉宋哲元之命出任康保警备司令，指挥三个团，于同年八月底，陆续进驻康保地区，分驻在土城子、加卜寺、屯垦等处。在我进驻康保以前，这个地区并没有任何驻军，只有一个县长负责地方治安。当时康保境内遍地散兵游勇，加以土匪滋扰，弄得民不聊生。我所辖部队粮饷，尽系由张家口省府供给，没有向地方筹过饷，派过粮。部队不住民房，由地方政府代为安排营舍。为了确保地方的安靖，我即在县城西门外利用一块荒地盖起了一所可以容纳一个团的简单坑道式的营房。

根据西北军和同盟军的“不扰民，真爱民，誓死救国”的传统教育和保境安民的主旨，我采取了“编遣、剿”三管齐下的办法。首先收编了原抗日同盟军张励生部的张书田骑兵二百余人编为一个骑兵大队，驻在土城子。又收编当地土著部队王奉均部约三百人，令其开往张家口由省府整编，王奉均到张家口后即行辞职回居康保。在此期间，还收编了苏雨生的部队，也令他开往张家口。苏原是西北军赵守伍的部属，厥后叛赵为匪，因此在苏甫抵张家口时，即被宋哲元主席把他处决了。他的部队亦被解散。当时有李四的一大股土匪，经我把他剿擒，解送到张北县，交给了赵登禹，立即被赵枪决了。继而又击散了号称“杨连长”的股匪，并陆续把境内的一些零星小股土匪消灭，至一九三四年春天，把这一地区的土匪基本肃清了。

一九三四年夏天，突然侦悉有个名叫杨猴小子的匪首，率众约两、三千人，由河套经缓远流窜到康保境内，拟奔热河投向敌伪军，我立即布防堵击，同时又派人几次向他作说服工作，我又亲身前往，把他们介绍到察哈尔省政府收编，令其开往商都听候改编，使康保地区没受到滋扰。

(二)

一九三四年春天，察哈尔省主席宋哲元和民政厅

长秦德纯曾到康保视察过，并检阅了我的部队。康保警备司令部于一九三五年初夏撤销，我所辖的三个团即撤离康保，所遗防务由省府派保安队接替。

吉鸿昌原为抗日同盟军第二军军长兼前敌总指挥，收复多伦时是沿张北、沽源两县前进的。多伦收复后不久，得而复失。日伪军李守信部又侵入多伦。当时李守信与德王互相勾结，拟侵犯察北。记得加卜寺曾改称化德县，德王不同意，他声称要改称德化县，后来在日军侵入内蒙时终于按德王的意图改称为德化县。（编者注：解放后又改为化德县）。

我从一九三三年八月至一九三五年初夏驻军康保这段时间里，在康保县共经历了三个县长，第一、三两任的姓名已回忆不起，第二任的县长名白凤仪，字义人，河南人。

一九八五年五月四日

× × × × × ×

本文作者阮玄武，字又玄，安徽合肥人，生于光绪甲午年，今年九十二岁。幼年投身军旅，为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六期学员，曾在北洋军队里任过中下级军官，之后在方振武、冯玉祥所部担任过旅长、师长、军长等职，并代理过安徽省主席。一九三三年五月，任抗日同盟军第五军军长，同盟军结束后，任康保警备司令。抗战期间，在国民党军中任职。现任民革上海市委副主任。

同盟军收复康保县

柴向安

一九三三年五月二十六日，冯玉祥、吉鸿昌、方振武与中国共产党合作，在张家口成立了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由冯玉祥任总司令。我党派遣了大批共产党员到同盟军中工作，大都担任了同盟军师、旅、团、大队的主要干部。

抗日同盟军成立后，在我党的帮助和指导下，在全国人民的踊跃支援下，于六月十一日在张家口召开了第一次军民代表大会，确定了抗日的行动纲领及军事、政治、经济和组织的具体方案，成立了革命军事委员会，并任命吉鸿昌为北路前敌总指挥，于六月二十一日率大军北上抗日，收复失地。

吉鸿昌总指挥将所部主力分为三个梯队向张北进军。第一梯队由左副指挥邓文率领，（该队多系骑兵）由左卫出发，经过太师庄、上营房、水泉梁、宣平庄、旧万全县、水磨厂向张北以北地区集结待命；第二梯队由右副指挥李忠义率领，由万全县经水磨厂，正北沟，神威台口，北马厂向张北以东阮家庄一带集结待命；总指挥吉鸿昌与师长周义宣等率领第三梯队，由张家口出发，经过南天门、周坝、猴儿山、古

石壁到达张北县城集结。原张励生所部——察哈尔自卫军驻张北原地待命。

六月中、下旬，连日淫雨，道路泥泞，坝头上山高路滑，车马难行，给行军带来很大困难，但三个梯队的抗日将士，士气高昂，求战心切，都如期到达张北境内与张励生部汇合，候令行动。

吉鸿昌到达张北后，即刻命令张励生部各支队先行动员，清剿土匪，为大举反攻收复失地做好开路准备。

抗日同盟军火速北进，使盘踞在多伦的日军惴惴不安，为了抵抗同盟军北进，急派茂木骑兵旅抓紧往宝昌、康保运送弹药物资，并命驻沽源的张海鹏部重兵增援宝昌，准备与同盟军抗衡。

刚刚占据康保城十余天的日伪军张海鹏部崔兴五师，脚跟还未站稳，就得悉同盟军三路大军北进的消息，这些敌伪军犹如热锅上的蚂蚁，进退维谷。同盟军大军结集张北，康保守敌惟恐同盟军三面围攻，断其退路，不敢在康保死守，就留下一个团驻守康保，其余部队全部向宝昌撤退。

六月二十一日，张励生部第一支队奉命在康保南部上城子一带剿匪、留守处设在四台坊村，支队司令员兼队长王德重，探得康保城内的敌伪军正在撤退，守敌只有一个团，而且军心涣散，恐慌万状，王德重当机立断，当夜即率本支队策马奔驰康保，队伍一鼓作

气攻至城下，伪军还未撤完，被同盟军一阵猛冲猛杀，打得晕头转向，犹如丧家之犬，丢下许多马匹，辎重、粮草狼狈溃逃。战斗进行了三小时，同盟军大获全胜，掳获了许多马匹和军用品。城内的伪军见同盟军突然乘夜而至，来势迅猛，不敢贸然出战，只得闭门待援，翌日拂晓，王德重的同盟军一支队，将康保城团团包围，城内伪军料知孤城不能久守，军心动摇，其中有不少伪军又是当地人，不愿继续为日寇卖命，内部发生哗变，打死了执迷不悟的伪团长，在城头上竖起了白旗。下午二时，伪军开城投降，第一支队顺利地克复了康保城。

六月二十二日上午，吉鸿昌率同盟军从张北出发，途经石柱梁，四台坊子向康保城进军。中途得报一支队已克服康保的喜讯，全军上下欢声雷动，官兵个个兴高采烈，军威士气大振。傍晚，队伍开进康保城，驻扎在康保城西门外的草坪上，安锅立灶，铡草喂马，人欢马嘶，一片欢腾，充满了首战告捷的喜悦。是时，正值农历五月底，（三十日）月黑天高，繁星闪烁，夜已很深了，同盟军的将士仍无睡意，三五成伙坐在用牛粪点燃的篝火旁，一边烘烤着潮湿的军衣，一边谈笑着、议论着……

抗日同盟军的到来，使这座塞外小城顿时沸腾起来，康保人民欢欣鼓舞，奔去相告，箪食壶浆，出城欢迎同盟军，虽然连续遭受了自然灾害，农民家徒四